

真情流淌

山河往事，永不会苍茫

——中国工运“诸暨四杰”之诗纪

○吴旭东

在榴花盛开的五月的夜里
我想写一写那条叫浣纱溪的美丽的河流
以及河流里一篇篇被大风劲吹的往事

生命是一次微小的偶然，也是一次辽阔的礼赞
此刻，让我们以敬仰的目光为桨，把时光之舟
停泊在百年前的二十世纪初叶，血雨腥风的烽烟里

那一年，那一月
在江南，在那条亘古澎湃浣纱溪的涛声里
有四个未及弱冠的诸暨少年
从斗岩山下的中央宣，从枫桥江边的泉畈村
从白塔湖畔的何家山，从金鸡山旁的郑家村
他们身着长衫，手提简陋的行李箱
陆续汇聚在浣纱溪中游那个遍布青石的古埠

那一天，那一刻
他们的眼中噙着乡愁，但目光所及的
每一寸坚定的光亮，都是义无反顾的远方
一叶扁舟，一山烟云，一川秋水
无数的瞬间，绵延成浣溪两岸无边的春草

风萧萧兮流水寒
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归来

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啊
他们也曾经在青春的风里，默默前行
他们也曾经在薄暮的黄昏里，有过叹息般的迷茫
他们也曾经在悠长的雨巷里，有过丁香般的惆怅
然而——

当他们的理想，被书本的文字照亮
当他们的信念，被灯塔的光芒指引
他们便决然由大山走向大河
由荆棘丛生的山间小路，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大道

他们用稚嫩的生命，点燃燎原中国的星星之火
他们用激越的文章，传达力透纸背的铿锵力量
从此在绍兴、在杭州、在上海，甚至在遥远的海参崴、赤塔
无数红色的镰刀和铁锤，挥舞成工运红色的海洋

是的，山河会记得——
那个戴着眼镜，在白塔湖畔吟诵《满江红》的忧郁少年
他当教员，创办了绍兴第一份工人刊物《觉悟》
他当记者，冒死把《共产党宣言》刊在《诸暨民报》头版
他在上海南京路一线指挥工人游行
他以书生的文弱之躯，与当局激辩，与军警殊死肉搏
他的名字叫——何赤华

是的，山河会记得——
那个一袭长衫，在同文公学就写得一手“清思淡月”美文的俊朗少年
他二十岁成为“五四”时期浙江著名的学运领袖
他二十一岁创办浙江第一家人报《曲江工潮》
他二十二岁受命在杭州组建工团组织，在钱江掀起滔天大潮
他的名字叫——宣中华

是的，山河会记得——
那个戴着工帽，十八岁离家在杭州当排字工人的憨厚少年
他组建上海第一个产业总工会——印刷工会
他领导工人罢工，与资方抗争，参与武装起义
他出席“五大”，当选中华总工会常委
他在白色恐怖之时坚持战斗，在狱中当选“赤色工会国际”执委
他的名字叫——郑复他

是的，山河会记得——
那个西装革履，在枫桥江边闻鸡起舞、文武兼济的潇洒少年
他在苏联远东地区组织工运，创办工人夜校，传播马列主义
他在“四大”会议，作慷慨激昂的全国工运报告
他当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他的名字叫——汪寿华

在风口刀尖上行走，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自身的安危
但他们决然选择舍生取义，向死而生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们视死如归，昂然作答：
“革命总要流血的，我已做好一切精神准备。”
“今为革命而死，虽死无憾。”
“坐牢本不算什么，就是枪毙，也是很平常的事。”
“为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我宁愿牺牲一切。”
离开故乡，一去不复返的少年们啊

你们从山川的辽阔而来，从星河的浩瀚而来
在慨然赴难的时刻，你们也曾有过一丝忧虑
你们也曾惴惴地问过同样年轻的战友：
“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以后会不会有人记得？”

今天，我们要坚定地回答你们：我们一定记得

你们义薄云天的少年英姿，你们气贯长虹的英雄壮举
你们用青春换来的大好河山，永远记得
你们用热血换来的盛世太平，永远记得
你们用拼搏换来的幸福生活，永远记得

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大地上盛放
可以在时间里盛放，也可以在人心里盛放
可以在怀念里盛放，更可以在口耳相传的经典里盛放

因为——
高山长存浩然
江河不废万古
山河都记得的往事，永不会苍茫

青衫烟雨客，似是故人来
离开故乡，一去不复返的少年们啊
百年已过，盛世如你们所愿
我们赓续红色血脉，已然坚定地走在新一轮百年征程

新年的阳光照在浣纱溪，也照在中国的土地上
当黎明的星光，晶莹爱人的双眸
当温暖的季风，亲切故乡的山河
我们会永远记得，你少小离家时的那个笑容
那个少年——纯真无邪的笑容

注：建党百年史，就是工运百年史。在建党初期，汪寿华（1901~1927）、宣中华（1898~1927）、何赤华（1898~1927）、郑复他（1904~1928）四位浙江诸暨籍工运领导人，在沪杭等地参与创办工人补习学校，组织工人运动，发动武装起义，以自己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英雄壮举，在中国早期工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三华一郑”，被誉为“中国工运‘诸暨四杰’”。

闲情逸致

春养泥鳅

闲时看

○陆金美

妻子喜爱泥鳅，我也受其影响，对泥鳅感兴趣。家中初养泥鳅是在一个初春，妻子和我在老家藕田一处即将干涸的水塘里见到几条体形细长，身体有黑有黄的小泥鳅，她找来了一只玻璃瓶子，我们捉了四条体形健壮、舒展灵活，身上有许多好看黑斑点的小泥鳅。

回到家，妻子到花鸟虫鱼市场买回一只很漂亮的鱼缸。她在鱼缸里放了一只在老家带回来洗得很干净、造型很美的小树根，然后放上水，将瓶子里的泥鳅倒入鱼缸。看着在鱼缸里上下翻腾，互相追逐的泥鳅，妻子又在鱼缸里的小树根上放了两三条我钓鱼用的红蚯蚓，这样既能给小树根添上一点色彩，又能吸引小泥鳅沿着树根寻找食物。妻子为了养好泥鳅，既买书又上网学习养泥鳅的方法。妻子说，泥鳅的粪便里有氨，虽然会污染水质，但书上说可放些水草，泥鳅的粪便可供水草生长。于是，我从老家河里弄来了水草，鱼缸里泥鳅和水草形成奇妙的共生关系。

前些天，春光正好，妻子和我又不由自主地回到老家，向邻居借了一只刮水的舀子，到藕田把那个小水塘刮干了。见有两条很肥，嘴上有长须，背部两侧带有灰黑色，全身有许多小的黑斑点，尾部是红色的大泥鳅，顿时令妻子欣喜不已。她用舀子将这两条泥鳅舀上岸，然后放在塑料桶里，津津有味观赏品玩着这两条泥鳅。最后，她决定带回来与鱼缸里的小泥鳅一起养。妻子提着塑料桶，走到一处养鱼的塘口，向养鱼的师傅请教泥鳅养殖方法。养鱼的师傅热情传授：泥鳅肚子大，吃浮游生物、水生昆虫、甲壳动物、水生高等植物碎屑以及藻类等。泥鳅对水质要求不高，生命力极强，好养。养鱼的师傅向妻子建议，可带些藕田里腐植藕根及泥渣放进鱼缸里。妻子当即从藕田里弄了些腐植藕根及泥渣连同泥鳅带了回来，这下我们即可尽享养泥鳅之趣了。

两条大泥鳅清一色的颜色，它们机灵地在鱼缸里的树根旁寻找什么，有时互相躲猫猫，把头埋在藕根的泥渣里，有时在水面慢慢游着，滑稽可爱。缸里四条小泥鳅，对新来的同类感到陌生，有时它们会沉在鱼缸的底部，伏在泥渣上，头对着头，眼睛看着对方，双方的胡须靠到了一起，像在商量什么事；有时又两两一对，相偎相依躲在水草中，像谈情说爱。两条大泥鳅则总是相依相随，有时竟然为争一条很小的蚯蚓，它们相互追逐，互不相让。有时它俩合伙欺负小的泥鳅，那紧追不放的态势，像逼对方认它俩为老大似的。时间不长，大小泥鳅相处和谐，我们也就任凭它们优哉游哉去了。

慢慢发现，泥鳅们闲适无事时，会伏在鱼缸下面，将嘴上的长须靠在水草上，不时还会吐出一串小泡。如果屋内动静过大，它们会吓得钻进树根或泥渣里，不肯出来；假如投放一两条红蚯蚓在水中，它们瞬间会钻出树根或泥渣，在水中相互争抢食物。鱼缸里的底部淤泥、腐植质等物质腐烂或天气转阴发闷，引起鱼缸里严重缺氧时，泥鳅们会跃出水面，整个身体浮在水面上吸气，此起彼伏，难怪人们称它为“气候鱼”。泥鳅很有灵性，它们特别可爱，那在水中游动的身影，让我们赏玩不已。有朋友来家做客，我们会打开灯，让朋友观赏鱼缸里的风景。

微型小说

二子开店

○边城浪子

天生视力不好的二子在镇上新开了一家面馆，店面不大，生意却出奇地好。

二子每次回村里爹娘家，提起他的面馆就滔滔不绝。娘听了总是笑得合不拢嘴，曾经干过特级厨师的爹却总是一脸的不屑。

二子也是个倔脾气，见爹总是一副藐视的样子，便噎了爹一句：“不行，咱爷俩儿就比试比试，看看我的手把儿到底还行不行！”

“就你……”爹依旧是一百个看不上的样子。

一天中午，二子正在面馆里忙乎，一位衣衫褴褛，披头散发，脸上脏乎乎的老人推门而入，那模样就像是个乞丐。

正值吃饭的高峰，厨房很忙，二子出来迎接道：“您老来碗热汤面？”

老人很挑剔：“不要热汤面，就要打卤面！”

二子不急不恼，忙让厨师先给老人煮碗打卤面。然而，老人拿到打卤面后，却挑三拣四，一会说葱不多，一会说面太淡，一会又说面凉了。

顾客见状议论纷纷：“这老头要求还挺高。”“可不是嘛，给这老头一口吃的已经不错了，还挑肥拣瘦的。”

二子并没有在乎这些议论，他吩咐厨师赶紧把老人的打卤面再重热一下。

没想到老人竟破口大骂：“你们这帮孙子，就知道糊弄人！嫌我是个臭要饭的吗，连碗面条都不给我吃口热乎的！”

二子并没有生气，他一边笑吟吟地安慰老人，一边催促厨师赶紧给老人上面……

待老人呼哧呼哧地吃完了热气腾腾的打卤面，二子开心地笑了。

吃完了面，老人抹了抹嘴儿，乐呵呵地对二子说：“这回呀，我信了！”说完，老人摘去了浓密的假发。

二子惊呆了：眼前之人竟是整天对他满脸不屑的爹！

直击真相

姐姐不是天生的硬心肠

○王珍

姐姐为什么这样狠心，要把自己的亲弟弟送给别人？看完电影《我的姐姐》后，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这场新的骨肉分离的制造者，并非出自姐姐的初心，而是另有其人。

电影中的姐姐安然，在终于可以独立自主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时，却因为父母的车祸离世而被安上了“长姐如母”的责任，要她抚养6岁的幼儿弟弟安子恒。

凭什么？安然完全有理由质问。因为父母为生一个男孩，居然谎称她是个瘸子，甚至嫌她配合得不够完美，而受到父亲的暴打。居然还为了让“女孩早点赚钱养家”而偷改了安然的高考志愿。别说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忽视，光是这两点，我就同意安然叛逆、不和解。更何况那个被宠坏了的弟弟爱哭、爱闹、爱发脾气，还会黏人、撒娇，时不时就对姐姐

要横：爸爸说过，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的……

片中还有一位姐姐——安然的姑妈，也是安然父亲的姐姐。姑妈就是一位传统的好姐姐，为了弟弟放弃了去俄罗斯进修、做生意等好机会，帮弟弟带孩子，安然就是姑妈带大的。弟弟死后还要为弟弟家的孩子筹谋。在她的观念中，身为姐姐，理当牺牲自己为弟弟妹妹谋幸福，为全家分忧。所以，刚开始姑妈竭力劝导安然将弟弟养大。而当她面对自己潦草、惨淡的人生时，又不忍心让安然成为第二个自己。最后，她还是鼓励安然勇敢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影片的结局还是温馨而光明的，安然最终放下了自己的人生规划，牵着弟弟的手，决心给弟弟一个港湾——“姐姐在的地方就是家”。那是

因为安然善良的本性，因为亲情的力量，更因为弟弟迅速成长为乖巧懂事、善解人意的早熟男孩。

看这部电影，我从头流泪到结束，为姐姐、为弟弟，更为现实中的更多的兄弟姐妹们。

现实中，是有不少重男轻女的父母，造就了不少像姑妈、像《欢乐颂》中樊胜美这样的扶弟魔，也养育了诸多宠子败儿。

我有一个朋友，中年得子，说到儿子就眉飞色舞。但说到长女一定皱着眉头，有时就像在说仇人：“我那不懂事的女儿老是叫嚣，要卸掉弟弟一条腿。还说，‘你们要是逼得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就和他同归于尽！’”听着很血腥，像个杀人狂魔。

我忍不住问为什么？我朋友居然很愤怒地说，就是为了一个鸡蛋，给弟

弟吃的是贵一点的本鸡蛋，姐姐吃的就是一般的鸡蛋。

也许，她和很多父母一样，根本没有意识到，重男轻女或者偏心，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宠爱，不止是对被轻慢的那个孩子不公平，对重视的那个又何尝不是一种伤害？因为父母的偏宠偏爱等于给宠子挖了一个坑，离间了兄弟姐妹的亲情，甚至会成为骨肉相残的利剑。看过自己周围太多的兄弟姐妹为争夺父母的房产而反目成仇，把余生全都耗在打官司或者在去法院的途中。父母的偏心恰恰

就是家庭悲剧的推手。

姐姐凭什么要天生懂事谦让？大家同样是孩子，姐姐偶尔犯一下浑也是正常的。我小时就时有把我弟弟惹毛，他奋起反抗时会一下把我推倒在地，我就放声大哭。妈妈很自然会训斥弟弟，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姐

姐？并且，立刻拿一个水果来哄我：‘就给你一人吃，不给他吃。’等到我破涕为笑了，妈妈才开始讲道理：其实，我是知道的，是你先惹你弟弟的……

真的非常感恩我的父母，不管大事小事，他们从不重男轻女，尽力做到不偏心。所以，才能让我们姐弟一直觉得：姐姐是好姐姐，弟弟也是好弟弟。

常常听人说，现在的姐姐根本不像从前，变得霸道了，自私了，甚至要二宝，居然都要征得姐姐的同意。其实，这真的是冤枉了姐姐，能不能让姐姐做个好姐姐，多半决定权在父母。要不要生二宝，也无需问姐姐，该问的是父母自己：你们有没有端平一碗水的健康心胸和能力，有没有做好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的准备？



播撒希望

李海波 摄